

試論陳映眞

總的看來，陳映眞的作品可以分爲兩個時期。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五年是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裏頭，他顯得憂悵、感傷、蒼白而且苦悶。這種慘綠的色調，在他投稿於「筆滙」月刊的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間爲最濃重。一九六一年迄一九六五年，他寄稿於「現代文學」的時期，還相當程度地保留了這種青蒼的色調，但同時也表現出這個時期底趨向終結以及另一個時期的開始。從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八年他暫時息筆，是另一個時期。這個時期的特點是他的感傷主義的結束，而呈現出一種比較明快的、理智的和嘲諷的色彩。

基本上，陳映眞是市鎮小知識份子的作家。

在現代社會的層級結構中，一個市鎮小知識份子處於一種中間的地位。當景氣良好，出路很多的時候，這些小知識份子很容易向上爬昇，從社會的上層得到不薄的利益。但是當社會的景氣阻滯，出路很少的時候，他們不得不向着社會的下層淪落。於是當其昇進之路順暢，則意氣昂揚，神采飛舞；而當其向下淪落，則又往往顯得沮喪、悲憤和徬徨。陳映眞的早期作品，便表現出這種閭局中市鎮小知識份子的濃重的感傷的情緒。他的父親一代出身於農村的敗落的家庭，因

着刻苦自修，成爲知識份子而向市鎮遊移。一九五八年，他的養父去世，家道遽爾中落。這個中落的悲哀，在他易感的青少年時代留下了很深的烙印。這種由淪落而來的灰黯的記憶，以及因之而來的挫折、敗北和困辱的情緒，是他早期作品中那種蒼白慘綠的色調的一個主要根源。當我們讀「我的弟弟康雄」、「故鄉」、「死者」和「祖父與傘」便感到這種貧困的哀愁、困辱和苦悶的情緒，瀰漫在故事的背景。他不會理解到：市鎮小市民的社會的沉落，在工商社會資金積累的吞吐運動的過程中，尤其在發展中國家，幾乎是一種宿命的規律；他不會懂得從社會的全局去看家庭的、個人的沉落；他也不曾懂得把家庭的、個人的沉落，同自己國家的、民族的沉落連繫起來看，而只是一味凝視着孤立底個人的、滴着慘綠色之血的、脆弱而又小小的心，自傷自憐。於是他成了退縮的、逃避的人。他逃避一切足以刺痛他那敏感的心靈的一切事物，包括生了他、養了他的故鄉。他把自己放逐了，放逐出活生生的現實生活：

……故鄉便時常成了我的夢魘了。

——「故鄉」

跳上列車，我感到的不是旅愁，而是一種悲苦的、帶着眼淚去流浪的快感。……我穿的衰頹，在他們都太熟悉。我的心開始劇烈地絞痛起來。

我用手指頭刮着淚。我不回家。我要走，要流浪。我要坐着一列長長的、豪華的列車，駛出這麼狹小這麼悶人的小島，在下雪的、荒莽的曠野上飛馳着，駛向遙遠的地方，向一望無際的銀色的世界；向滿是星星的夜空

……沒有目的地奔馳着……。

……
我不要再回家，我沒有家呀！

——「故鄉」

因着中落的挫辱而把自己關閉起來的陳映真，竟至於連母親似的故鄉也避拒了。這種不健康的感傷，正顯示出市鎮小知識份子的那種脆弱的、過份誇大的自我之蒼白和非現實的性質。悶局中的市鎮小知識份子，因着他們的沉落和無出路，有時也有改革世界的意識和熱情。

……即欲對惡如何、必需介入於那惡之中。

——「家」

務要使這一代建立一種關乎自己、關於社會的意識，他曾熱烈地想過：務要使他們做一個公正、執拗而有良心的人，由他們自己來擔負起改革自己鄉土的責任。

——「鄉村的教師」

改革是有希望的，一切都將好轉。

——「鄉村的教師」

「鄉村的教師」中的吳錦祥、「我的弟弟康雄」中的康雄、「故鄉」中的「哥哥」，和「加略人猶大的故事」中的猶大，都會懷抱過獻身於建造一個更好、更幸福的世界的熱情。然而由於

市鎮小知識份子在中間的地位，對於力欲維持既有秩序的上層，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而對於希望改進既有社會的下層，又不能完全地認同，於是他們的改革主義就不能不帶有不徹底的、空想的性格了。康雄的理想主義便是這樣的：

那時候我的弟弟康雄在他的烏托邦建立了許多貧民醫院、學校和孤兒院。接着便是他的逐漸走上安那琪的路，以及和他的年齡極不相稱的等待。

——「我的弟弟康雄」

「故鄉」裏的哥哥，是另外一個空想的改革論者。他的改革論，是以基督教的信仰和熱情為基礎的：

過了不久，哥哥便在焦炭廠裏做着保健醫師……白天在焦炭廠工作得像個煉焦炭的工人，晚上洗掉煤煙，又在教堂裏做事。他的祈禱像一首大衛王的詩一樣。

——「故鄉」

市鎮小知識份子的改革論之不徹底的、空想的性格，又表現在他們的認識與實踐之間的矛盾。他們所想的和所做的往往很不一致，甚至於互相背反。這種矛盾，首先導致他們在行動上的猶豫、無力和苦悶：

……終其十八年的生命，我的激進的弟弟康雄連這樣一個遂於行動的快感都沒有過。「我這虛無者，却沒

有雪萊那樣狂飈般的生命。雪萊活在他的夢裏，而我只能等待一如先知者……。」我的弟弟康雄的日記這樣說。

——「我的弟弟康雄」

像康雄，像「唐倩的喜劇」中夸夸其談的讀書界，像吳錦祥、「故鄉」裏的哥哥和「一綠色之候鳥」中的趙如舟，都表露出市鎮小知識份子往往是行動的無能者。言行之間的背離，不斷地刺痛着他們的猶豫、敏銳的良心，使他們痛苦，使他們背負着愴絕的愧疚，使他們深深地厭惡自己，終而至於使自己轉變成為與始初完全相背反的人。他們墮落了。天使折翼，委落於深淵而成為惡魔，竟而終於引至個人的破滅。自以為否定了一切既存價值系統的、虛無主義的康雄，在實踐上却為他所拒絕的道德律所緊緊地束縛着。他無由排遣因這種矛盾而來的苦痛而仰藥自殺了；曾經自以為嚮往社會正義的費邊社會主義者趙如舟，在現實生活中却會殘酷地遺棄一個舊式婚姻中的妻子和一個叫做節子的東洋女人，其後又一直在麻木不仁、腐敗骯髒之中生活，而終於因老人性痴呆症走向顛狂的末路；鄉村的教師吳錦祥始而幻滅，繼而墮落，再繼而發狂自殺；「故鄉」中，試圖在基督教義中尋找正義的哥哥也變成了一個耽溺在賭博和情慾的惡魔，毀去了一生。

市鎮小知識份子在社會中間的地位，在歷史的轉形時期，往往使他們比誰都早而敏於同時預見一個舊有事物的枯萎和新生事物的誕生。在陳映真的早期作品，例如「那麼衰老的眼淚」、

「死者」、「兀自照耀着的太陽」和「一綠色之候鳥」等，我們看見一個世界在一寸一寸地崩解着。而在這絕望的、灰黯的世界中，陳映真又似乎偶爾要十分吃力地試圖劃燃一根小小的火柴來照明和取暖。「淒慘的無言的嘴」裏的精神病患者，夢見了「一個黑房」，「沒有一絲陽光，每樣東西都長了長長的霉」，而一具女屍身上許多致死的傷口幻化成爲人類的嘴巴，嘯喊着：「打開窗子，讓陽光進來罷！」結果黑暗被劃破了，「陽光像金黃的箭射進來」；在「將軍族」中，兩個飽經挫敗和凌辱的卑屈的人物，把光明和幸福的人生寄托在一個神秘的、渺不可知的未來世界——來生；「一綠色之候鳥」的世界，是一個「在逐漸乾涸着的池塘裏的魚們，雖然還熱烈地鼓着鰓、翕着口，却是一刻刻靠近死亡和腐朽」的世界。然而陳映真却這樣描寫絕望得一如槁木死灰的季叔城的幼兒：

孩子在院子裏一個人玩起來。陽光在他的臉、髮、手、足之間極燦爛地閃耀着。

——「一綠色之候鳥」

和他所描寫的風雨冷冽的長夜比較起來，陳映真所看見的「陽光」又顯得多麼無力、多麼突兀可笑，彷彿一個驚於自己設色之慘苦的畫家，勉強地加上幾筆比較明快的顏色一樣。誠然，身處社會的中間地位的市鎮小知識份子，在一個歷史的轉形時代，因着他們和那社會的上層有着千萬種聯繫，無力使自己自外於他們預見其必將頹壞的舊世界，另一方面，也因着他們在行動上的無力和弱質，使他們不能做出任何努力使自己認同於他們在曠曠中看見的新世界。結果，他們終

於只能懷着自身的某種宿命的破滅感，去瞭望新的生活和新的生命。「淒慘的無言的嘴」中的精神病患者固然夢見陽光劃破了黑暗，使黑屋子裏「所有的霉菌枯死了，蛤蟆、水蛭、蝙蝠枯死了」，但連帶地，那幻見這「光明」的異像的「我」，也隨着「枯死了」；在「兀自照耀着的太陽」中，神秘地象徵着希望和良心的小淳，也在旭日初升的時刻，靜悄悄地死了；在「將軍族」中，無力和巨大的現實對決的兩個卑微的人物，以其生命的破局去尋求「來生」的幸福；在「一綠色之候鳥」中，有人對飽經慘變的季叔城說他的孩子長得標緻，像他，也像他的病死的妻子時，季叔城忽然這樣說：

——不要像我，也不要像他的母親罷。一切的咒詛都由我們來受。加倍的咒詛、加倍的死都無不可。然而他却要不同。他要有新新的、活躍的生命！

——「一綠色之候鳥」

陳映真小說中的小知識份子，便是懷着這種無救贖的、自我破滅的慘苦的悲哀，逼視着新的歷史時期的黎明。在一個歷史底轉形期，市鎮小知識份子的唯一救贖之道，便是在介入的實踐行程中，艱苦地做自我的革新，同他們無限依戀的舊世界作毅然的訣絕，從而投入一個更新的時代。但陳映真世界裏的市鎮小知識份子，却沒有一個實踐中挺立於風雨之中、優游於浪濤之間的人物。這也許是客觀上並不存在着這樣的人物罷，而其實也是陳映真自己和一般的悶局中的市鎮小知識份子的無氣力的本質在藝術上的表現。

安東·契訶夫是表現這種社會轉形時代中，自由知識份子的那種無氣力、絕望、憂悵、自我厭棄、百無聊賴以及對於刻在逼近着的新生事物底欲振乏力之感的最優秀的作家之一。陳映真早期小說中的衰頹、蒼白和憂悵的色調，是很契訶夫式的。但是，在表現上的優美和深刻來說，陳映真當然不及契訶夫遠甚了。

一九六六年，陳映真開始寄稿於「文學季刊」，此後他的風格有了突兀的改變。實則，如果我們仔細地去看他第一時期的末尾，即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他投稿於「現代文學」的時期，我們將可以看見他向着一個新風格過渡的痕跡。

一九六六年以後，契訶夫式的憂悵消失了。嘲諷和現實主義取代了過去長時期來的感傷和力竭、自憐的情緒。理智的凝視代替了感情的反撥；冷靜的、現實主義的分析取代了煽情的、浪漫主義的發抒。當陳映真開始嘲弄，開始用理智去凝視的時候，他停止了滿懷悲憤、挫辱和感傷去和他所處的世界對決。他學會了站立在更高的次元，更冷靜、更客觀、從而更加深入地解析他周遭的事物。這時期的他的作品，也就較少有早期那種陰柔纖細的風貌。他的問題意識也顯得更為鮮明，而他的容量也顯得更加遼闊了。然而這個時期對他還只是個開端，還只是一個摸索和實驗的階段。我們只能說陳映真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五年漫長的憂悵的時代突破而出。此外任何過早的評價都恐怕不容易正確的罷。

從題材上去看，陳映真的小說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他對於寄寓於臺灣的大陸人的滄桑的傳

奇，以及在臺灣的流寓底中國人和本地的中國人之間的關係所顯示的興趣和關懷。

新的和舊的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凌，數百年來，在中國發生了長遠而複雜的影響。作為東南中國門戶的臺灣省，更是尖銳地經歷了東洋和西洋殖民體制的毒害。她歷經殖民主義的局部的或全面的、暫時或長期的霸佔，使她常常在歷史上因而和中國隔絕了。而其中尤以日本人五十年的殖民統治為最長久。在這長時期的霸佔中，日本在臺灣進行了為使臺灣納入日本帝國主義經濟圈的市場圈所必要的改造，使她早早地脫離了當時前·近代的中國社會。在這個背景下，一九四五年的光復、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的播遷來臺，使海峽兩岸的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在臺灣發生了廣泛的接觸。三十年來，這個接觸還在進行着不斷的相互調整、再編成和共同發展的過程。

這樣的過程在人的生活上的反映，陳映真首先對於僑寄的大陸人之過去的傳奇發生十分濃厚的興味。從「那麼衰老的眼淚」開始，在「文書」、「將軍族」、「最後的夏日」和「第一件差事」等一系列大陸人和本省人同時登場的小說中，陳映真捕捉那些令一九三七年生於臺灣、嗣後便過着停滯不波的生活的他着迷的各種傳奇。在陳映真的世界中，大陸人有牽縈不斷的過去的記憶。他們在那個渺遙阻絕的故鄉，有過妻子；有過戀人；有魂牽夢繫的親人故舊；有故鄉的山河底記憶；有過動亂的、流亡的、苦難的經歷；有過廣袤的地產、高大的門戶；有過去的光榮和現在的的精神底或物質底沉落。交織着侵略和革命的二十世紀的中國，在她從歷史的近代向着歷史的現代過渡時所引起的劇烈的胎動，怎樣地影響着遊寄臺灣的大陸人——這無寧才是陳映真對於這

些傳奇懷抱着傳奇以上的興味的一個原因罷。

一九四九年之前·近代的中國同在日本帝國主義一定的殖民政策下資本主義化、近代化了的臺灣省之接觸，在大陸人和本省人之間產生了一些難題。在本省人方面，由於長時期受到東方／西方、新／舊帝國主義的阻隔，不能夠正確地認識到從前·近近躍向現代國家、從近代史向着現代史發展而來的陣痛所必有的混亂、落後和苦難所掩蔽的中國的真正的面貌，從而他們的小市民的單純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便在中國走向國家獨立、民族自由的地動天搖的過程中幻滅了、挫折了。這種在中國近代／現代史的歷史急流中迷失了自己原有的位置和方向的結果，便在部份人心中產生了所謂中國歷史的孤兒、棄兒和受害者的意識，因而走向分離主義的道路。在大陸人方面，則因某些人承繼了前近代的大華夏主義的惡遺留，也助長了分離主義的成長。

陳映真在處理大陸人和本省人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時，是將他們置於一個從來不認識大陸人、台灣人的社會規律下，以社會人而不是畛域人的意義開展着繁複底生之戲劇的。「將軍族」中的三角臉和小瘦丫頭兒，便是因為同是社會中淪落的人而互相完全的擁抱着；「那麼衰老的眼淚」中康先生和阿金（也如「第一件差事」中胡心保和許香）間、以及「兀自照耀着的太陽」中一羣生活在帷幔深垂的天地中的臺灣市鎮小有產者與帷幔之外廣泛的生產者之間，那種有產者的倦怠、衰竭與乎生產者世界的不可思議的生活力之對比，都因陳映真之着筆於社會底根源，而消失了畛域底差別。

在中國走出前·近代的社會、從歷史的近代向着歷史的現代衝刺的過程中，我們深切的期望

藉着為在臺灣的中國人所共同關切和喜愛的當代文學、音樂和藝術，使分離或有相分離的危機的中國人重新和睦，為中國的再生和復興而共同努力。我們也深切期望：在臺灣成長的年輕一代新銳的、革新的中國文藝工作者——不分什麼大陸人和本省人——能夠同時克服和揚棄落後的大華夏主義和新舊殖民主義所殘留的受害者意識、孤兒意識或棄兒意識，重新建立我們在中國現代史中的主體的地位，昂揚地前進。

在每一個歷史時期中，人們總是在各種藝術作品中尋求他們生活中最急切的諸問題的解答；尋求指導他們的人生的理念；尋求他們在起而變革生活和世界時所能信賴和認同的人物底形像；尋求經過各種藝術形式集中起來的民衆自身的願望和心聲。因而文藝工作者就應該有自覺的自己批評的意識，謙抑謹慎，同一切願意為更好、更合理的明日貢獻力量的文化工作者，一道工作，一起進步。

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對陳映真做了初步的批評。七〇年代以後，我們的新銳的、革新的文壇，有了一定的成長。在現代詩論戰中，文學的社會性、民族性被提出來了；以黃春明等為代表的、擁抱了廣泛生產者的小說出現了；以「文季」季刊為指向的社會的、批判的、愛國的文學道路劃出來了。這些文壇的新事，說明了我們的一些優異的革新的文藝工作者，有足够的青春和生命去超越某些陳映真早期作品中所表現的市鎮小知識份子的憂悵和無力感。我們希望這個批評不但有益於陳映真，也有助於必將湧現出來的更年輕、更優秀的作家們。